

陆犯焉识

（节选）

□严歌苓



陆焉识本是上海大户人家才子+公子型的少爷，聪慧而倜傥，会多国语言，也会讨女人喜欢。父亲去世后，年轻无嗣的继母冯仪芳为了巩固其在家族中的地位，软硬兼施地使他娶了自己的娘家侄女冯婉喻。没有爱情的陆焉识很快出国留学，在美国华盛顿毫无愧疚地过了几年花花公子的自由生活。毕业回国后的陆焉识博士开始了风流得意的大学教授生活，也开始了在风情而精美的继母和温婉而坚韧的妻子夹缝间尴尬的家庭生活。

上世纪50年代，陆焉识因其出身，更因其不谙世事的张扬激越而成为“反革命”，在历次运动中，其迂腐可笑的书生气使他的刑期一次次延长，直至被判为无期。这位智商超群的留美博士由此揣着极高的学识在西北大荒草漠上改造了20年。精神的匮乏、政治的严苛、犯人间的相互围猎与倾轧，终使他身上满布的旧时代文人华贵的自尊凋谢成一片碎片。枯寂中对繁华半生的反刍，使他确认了内心对婉喻的深爱。婉喻曾是他寡味的开端，却在回忆里成为他完美的归宿。

“文革”结束后，饱经思念的陆焉识和冯婉喻终于可以团聚，然而回到上海家中的陆焉识却发现岁月和政治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他再也找不到自己存在的位置：一生沉沦、终成庸俗小市民的儿子一直排斥和利用他，才貌俱佳、终成大龄剩女的小女儿对他爱怨纠结，态度几经转变，惟一苦苦等待他归来的婉喻却在他回到家前突然失忆……

我祖母冯婉喻的眼睛长长的，介于双眼皮和单眼皮之间，眼睛的变换取决于她的睡眠长短、心情好坏。如果你看见她眼皮双得厉害，问都不要问就知道她头天哭了。她这双眼睛非常静，可以半天不动，你知道她的心也一样是静的，没有在想如何对付婆婆，如何整治佣人，如何跟丈夫多吵出几个零花钱。只有安享清福的女人才会静成那样。

那是我祖父受到报纸上的文章攻击之后。他在学校和各种会馆、俱乐部的日子冷清了许多。对此他也认了，只要做学问还有他的份，挣钱还有他的份，他宁可不去求助对手的对手，在他们的杂志上反攻。再说他习惯泡咖啡馆、图书馆，那里有的是陌生人的间接陪伴。一天晚上他回到家，口袋里放着两张梅兰芳来沪演出的戏票。梅兰芳的戏票非常难求，他是偶然买到这两张戏票的。下午泡在奥地利咖啡馆里，一个投机各种票券的俄籍犹太瘪三把戏票放到他的桌上。当然这是比正当票价高许多的票子。假如凑上来的瘪三贩的是一块狐皮，或一个号称路易十六的水晶盘，或者一张吉尔吉斯的手织挂毯，贩到焉识的桌上，他多半也会买下来。有时候贩东西的瘪三

■专家推荐

严歌苓的长篇小说《陆犯焉识》是近年来当代文学的一个重大收获。作品将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置放于厚重的历史题材之上，主人公陆焉识是一个较为典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接受的是欧美教育，秉承的是传统伦理，一个人主义者在严酷的大时代里经受了各种匪夷所思的遭遇以后，最终认识了自由和爱的真实含义。小说没有回避中国20世纪历史所经历的种种内战战争、政治运动、苦难炼狱的严酷性，但是更为本质地提出了人性的美好情愫才是世界的本质。小说里重要构思在于一个美丽而凄凉的爱情与等待的主题，一个承受了各种苦难和羞辱然而像土地一样沉默的伟大女性形象。这是严歌苓一贯的创作主题和人生理念，而在这部小说的特殊背景中，显示出特别的感人肺腑的艺术力量。

新世纪以来，中国当代小说的现实主义力量渐渐复苏，小说开始摆脱虚无的疲软状态，重新开始与现实生活和重大思想的结合，产生出一批令人瞩目的成果。而《陆犯焉识》是这批成果中的佼佼者。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陈思和

严歌苓的长篇小说《陆犯焉识》承续了其一贯的对中国历史不懈书写的努力，再一次将目光投向充满伤痛的中国20世纪历史。《陆犯焉识》讲的依然是一个“伤痕故事”，可是他将这个“伤痕故事”讲得如此“现代”，如此贴近历史的内在脉搏和生命律动，揭示出如此之多的历史细节，让人震惊。

这部作品写出了政治与人生的互渗，写出了20世纪动荡历史制衡下一个普通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陆焉识是一位世纪老人，一个世纪以来的历史大事在他的身上得以汇聚，折射呈现。尽管不能说“史诗性”是《陆犯焉识》的追求，但叙述一段历史的渴望和冲动力是小说鲜明的叙事特征。小说并不着意去写大历史的固有法则及其不可阻挡的惯性和力度，而是专注于人的个性和情感困境。历史与个人、史与情的互渗和难以剥离的历史事实使得作品骤然打开一个宽广的空间，使这部作品显出一种大气。在陆焉识的个体生命中，自由的追索之路最终是因为其对存在之痛的深深触碰才引人感叹，而冯婉喻的情爱想象亦是因为走入对情爱的存在论意义的揭示而引人深思。这部作品在写人物、写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以及在小说叙述的紧凑和内敛的力道方面，都显示出严歌苓特有的才情。对于当代汉语小说来说，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艺术性和思想性都相当饱满的作品，堪称当代小说精品。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陈晓明

书香中国专刊

让她占全上海女人的上风。思娘掀起嘴，嗔他一眼。焉识知道他此刻的身份是多重的，是继子、侄女婿，最重要的，是这个孤寡女人惟一的男性伴侣。他不在乎思娘那一眼多么媚，多么抹杀辈分甚至体统。思娘暗中想在他身上索取什么就索取什么吧，思娘是被牺牲到陆家的，总有人要承担这份牺牲。

焉识再次把党参红枣端起，一面说他要去责问婉喻，一面就要把调羹往思娘嘴里送。眼泪把思娘的脸弄成了出水芙蓉。这就是思娘要的：不平等，不公道。她就该得到偏心偏爱。一个不幸的中年寡妇，连自己亲生的儿女都没一个，你要她跟别人——比如跟婉喻讲平等公道，那才正是不平等不公道。

焉识下了楼，在厨房找到婉喻，对她说，来一下，我有话跟你说。婉喻也受惯了不平等不公道。一到这种时候，她对自己受气包的角色无条件接受，准备丈夫一叫就上楼去赔不是。

“喏，这是两张票子。梅兰芳唱的戏。你收起来。”焉识把两张票塞进婉喻有点潮湿的手里。

“思娘去吗？”

焉识叫她不要告诉思娘，他已经受够了一块衣料两件马甲的累。

此刻他们在厨房和客厅之间的走廊，没有开灯，光亮借的是客厅和厨房的。婉喻刚要说什么——也许想说“听说票子老难买的”之类的话，焉识制止了她。楼梯上的脚步声是绣花拖鞋套在解放脚趿拉出来的，思娘的病痊愈了一大半，此刻下楼来指导晚餐烹饪了。

焉识做了个动作，同时使了个眼色。很微妙的动作和眼色，但不是陆焉识的，是他从别人那里搬来的——从那类瞒着长辈跟女人生出情事的男人那里搬过来的。婉喻先是错愕，然后便看了丈夫一眼。

那就是我祖父陆焉识后来总是品味的眼神。那就是他发现妻子其实很美很艳的时候，起码她有美得耀眼的瞬间。

思娘到达楼梯下的时候，焉识和婉喻已经分头走开了。焉识走到客厅，拿起一张两天前的报纸，人藏在一大版猎狗赌赛马的广告后面。婉喻很谨慎，没有进到客厅来。晚餐时婉喻隔着一桌菜又看了焉识几眼，陆焉识都跳快了。他刚才的行为还像一种男人，那种不得已在和妻妾之间周旋的男人。但婉喻是知足的。女人似乎更愿意做暗中的那位。

看戏那天晚上，焉识直接从学校去了戏院。天下小雨，他老远看见婉喻两手抱着伞柄，伞柄给她抱成了柱子。他没有问她找了什么借口向思娘告假假的。事情进行到这个段落，他已经满腹牢骚，又无从发泄，当婉喻迈着微微内八字的解放脚，溅起雨地的水花向他跑来时，他答对的便是一张牢骚脸。似乎三个当事人都有些不三不四。

坐在座位上看戏的时候，他心里的牢骚往上涨，连路膊肘时都不愿碰到婉喻。当初你姑母让你婉喻嫁过来你就嫁过来吗？她让你做一把锁住我的锁你就做吗？现在看着吧，锁得最紧的是你自己的。婉喻却是满足的，静静地做一个好观众，能在梅兰芳的戏台下做观众很幸运，而坐在自己博士丈夫身边做梅兰芳的观众更是幸运，她静静地享着自己的福分。

一直到两天后，焉识才知道婉喻为了跟他看那场戏扯了什么样的弥天大谎。她跟思娘说自己的母亲病了，从吴淞老家送到上海的医院来看病，所以她要去医院看母亲。她钻的是思娘和自己母亲姑嫂不来往的空子。司机告诉思娘，前天晚上送少奶奶去的不是医院，是戏院。从戏院接回来的不止少奶奶一人，还有焉识少爷。婉喻和焉识撒谎的资历毕竟太浅，而且对最该听谎言的一个下人说了实话。司机总是漫不经心地告诉你你不在场时发生的事。他就这样漫不经心地把小夫妻俩雨夜看梅兰芳唱戏的事告诉了思娘。因此

■读者评论

读严歌苓的小说《陆犯焉识》，泪流满面。一位风流倜傥的才子，直到以莫须有罪名身陷大漠监狱20年，才醒悟一生挚爱就是一直轻视的妻子。当他劫后余生出现在她面前，她却失去记忆。大时代小家庭的苦难，没有停留在简单的控诉；乱世中的情感依靠，更是对自由与爱的执著。严歌苓愈发游刃有余。

——杨 澜

小说中陆焉识、冯婉喻两人的气质都是被动的，静穆的，他们一路都在消极地周旋与妥协中回应时代的为难。陆焉识远远地观望着自己的一家，不走近不相认，冯婉喻明知他已归来，不回避不关注。最后陆焉识自行离去，自首，才有了13年后的重新归来。《陆犯焉识》写的是大时代中的一出性格悲剧，陆焉识对自由的向往，让他忽略了对婉喻的爱，也总是不大顾及自己安危，最终将自己和家庭送上了时代的祭坛。

比较精彩的一笔，是当陆焉识回到上海，以他的大女儿丹琼为首的亲友，拼命要撮合他与婉喻复婚，似乎这样才对不起他们多年对两人的怨恨、伤害与缺席。而已经失忆的冯婉喻却抵死不从，大闹家宴。这一场迟到的对“包办婚姻”的反抗，正是冯婉喻借由失忆获得自由与解放的象征，焉识那句“我为什么要拉住她”耐人寻味，让人相信他们真是灵魂的伴侣。

严歌苓是一位非常有创造力的作家，她一直不断对自己的故事内核和表达形式进行探索。我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关注严歌苓的作品。她此前的创作，如《扶桑》《雌性的草地》《金陵十三钗》《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等，多关注大时代背景下底层女性的人生遭际，塑造了众多有着独特个性、媚媚生辉的女性形象。几年前，当我得知她一直在探索自己的家族史，准备以她的祖父为原型，写一部表现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动荡变革时代中的命运沉浮及精神追求的作品时，非常兴奋，觉得这是个很难得的题材。以严歌苓的天分、活力、情怀和笔力，相信她一定能把控好这样一部有着宏阔历史架构的厚重之作，会有新的突破，说不定是一部重要的转型之作，非常值得期待。

严歌苓是个很慎重的作家，虽然这部小说在情节上

焉识这天在课堂上就接到门房通知，要他尽快给家里回电话。

接电话的是婉喻。焉识马上知道出事了。婉喻从来不接电话，电话在思娘的牌九桌旁边。

“思娘走了。”婉喻说。她倒还是静静的，背景里一片哭叫，4岁的女儿和一岁半的儿子被思娘的走吓哭了。

焉识问婉喻，思娘走到哪里去了。大概是思娘三舅妈家；思娘在上海就一个亲戚常走动。肯定是三舅妈家，三舅妈爱吃北京柿饼，思娘走了，一包北京柿饼都不见了，总是去三舅妈家了吧。焉识嘴上狠，让她走，让她作，作死人了！婉喻不说话，知道他是嘴上狠，到了晚上狠劲就发光了。晚上九点多，婉喻把思娘接回来。思娘挺胸昂首走在前面，婉喻走在后面，童养媳的身姿，步子更加内八字。

“不回来一趟不行啊。搬出去长期住，总要理几件行李带走吧。”思娘一边自圆其说，一边往客厅里走。

焉识和婉喻都老老实实在她身边跟着，听着。

思娘在沙发上坐下来，看着自己面前的地面说，还不晓得吗？早就多你了，你不识相，一定要赖在这里，害得人家正经夫妻不好做，半夜三更出去做野夫妻，宁可给雨淋。要不是你，人家会做这种不要面孔不要体统的事吗？这是读书人家，哪一辈做过这种不作兴的事体啊？这么大的房子，楼上楼下，你挤得人家没地方蹲，花那么多钱买票子到戏院里去亲近，还不晓得自己多余吗？

焉识和婉喻都不说话。焉识从来不想赢思娘，他输惯了。

思娘一面说一面落起泪来。不就是两张戏票么？这么小的事她都不配听一句实话？她都不配焉识多花几块钱，一块带去看戏？

焉识说票子如何难买，等再买到票就请思娘去。下回一定买两个好座位，不像上回，跟婉喻坐到门边，两人把脖子也看歪了！

于是焉识陪着他年轻的继母，把一模一样的几折戏又看了一遍。

那几天焉识跟婉喻的房事多起来。他们在暗中紧紧团结，孤立思娘，反抗思娘。思娘什么都要跟婉喻争，总有你争不到的。不是什么都可以做衣料，你一半她一半，总有你份的东西！枕头边上，他跟婉喻说，下次出门跟他约会不要坐里面的汽车，到路口再叫差头。黑暗里婉喻嗯了一声。过了一会儿他又说，这不是怕思娘，其实倒是为思娘好，否则一个不懂事的外婆闹给孩子们看见有多难看。婉喻又嗯一声。再过一会儿，他前面说的又都不算了，他说他确实怕思娘，她的可怜身世让他怕她。婉喻向他侧转身，柔软得如同一团面，他的手他的胳膊就是模子，把她一会捏成一个形状。他们像是在偷情。偷情是思娘逼的，然而这一逼迫婉喻可捡了大便宜，不然焉识会给她那么多肌肤亲密？

“我晓得，假使思娘不是这样厉害，你会待我更加好的。”婉喻说。

原来思娘的存在对他焉识也有利！原来在这个怪诞的人际关系中他也捡了便宜！他一直在利用思娘的逼迫——无意中利用——让妻子对他的冷淡敷衍有了另一番解释。他花五分气力做丈夫，在婉喻那里收到的功效却是十二分。什么都可以推在思娘身上；都是因为思娘挡在他们中间，使他不得不对她藏起温柔体贴甜蜜。不然陆焉识好得婉喻都想象不出，消受不了。

婉喻的生日是12月15日，思娘早早买好寿面，亲手做了四冷六热一桌菜，又买了一块苏格兰格子呢做礼，让婉喻做件短大衣。她对婉喻可以千般宠万般爱，既做姑母又做婆婆，好几重慈祥集于她一身，做得周到详尽，不留一点空间让别人填补。更没有留空间给焉识填补。焉识其实是把妻子的生日忘得干干净净。那天晚上他在外

信他们真是灵魂的伴侣。

陆焉识在劳改农场的生活状态，他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如果读过20世纪80年代的那些伤痕文学，再加上关于夹边沟，还有干校牛棚的回忆文字，他的遭遇并不算特殊。冯婉喻和她的子女们在上海的生活，她们的遭遇、矛盾和处境，在80年代，类似的文学作品就有很多。以至于在读这部小说的时候，我会觉得，所有里面的人物，都在我上海生活的日子里面，当我在弄堂里面玩耍的时候，曾经遭遇过。

但是这本小说，从头到尾都在讲述一个爱情故事，这个故事，没有声嘶力竭的感情释放，比电影要节制太多。

读到婉喻与焉识的晚年，忍不住酸楚落泪。爱是婉喻多年的安静付出与等待，也是焉识迟来的悔悟与坚守。爱是理解，进而相知相惜。总能回想起失忆后的婉喻站在陆家老宅的楼梯口，等待焉识引领她走入旧时的回忆。爱是个沉重的话题，我想，他们终究是自由的。

还陆持续收获了10多个有影响力的奖项。

这部小说最近被张艺谋改编成电影《归来》。由于巩俐、陈道明等大腕明星阵容，影片很受期待。由此原著小说《陆犯焉识》再次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我们也借此契机推出了新版《陆犯焉识》，新增了精选的影视剧照做插图，并重新设计了更有视觉冲击力的封面。

作家出版社曾多次与严歌苓合作，其几部最具有代表性的长篇小说《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等都是在作家出版社出版。此次出版的《陆犯焉识》是她迄今为止篇幅最长、投放精力最多的一部长篇小说，也是她创作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转型之作。这些年，我们与读者一起，共同见证了一个在胸怀、气象上都让这个时代的文学更为丰盈多姿的天才女作家的不断成熟和飞跃。



滩的一家酒吧，写一篇文章写人魔了。他回到家时，全家都睡了，只有思娘还等在客厅里。思娘笑嘻嘻地说，要是他没有吃晚饭还有寿面，可以给他现煮。他这才明白思娘笑什么。他不拿妻子的生日当回事，她在看笑话。母子独处的时候，思娘宁愿相信焉识也不拿做丈夫当真。

他在第二天去了沙利文买了一块奶油蛋糕，又去了一家首饰行，买了一对珍珠耳环。珍珠不知真假，但样式是适合婉喻的。其实适合不适合他也无所谓，主要是对自己的毁诺和失礼做一点弥补。

晚餐桌上，他把蛋糕切开，又把小盒子打开，让婉喻看看是否喜欢这副耳环。

“哦哟，倒是有点心的！阿妮头那条淡粉红旗袍就缺一对白珍珠配呢！”思娘说。

他听出思娘的痛苦和寂寞。那是多少温爱也填不满的寂寞。寂寞和痛苦在思娘这里从来都会变成别的东西，变成刁钻，刻薄，变成此刻这样的酸溜溜。

婉喻的眼神打了一道闪电。焉识再次发现婉喻可以如此美艳，有着如此艳情的眼神。她在感激他所给予的，同时提醒他，他们要为此吃苦了。但她是情愿吃这份苦的，这份苦她是吃不够的。

果然，接下去的日子，两人开始吃苦。婉喻出门给孩子买奶糕或者买绒线，回到家思娘便会说，小夫妻喝杯咖啡，不要匆匆忙忙的嘛，家里又没有人让你们牢记。婉喻不辩争还好，一旦叫屈说没有啊，哪里会去喝咖啡呢！思娘会笑笑，你急她不急，说喝也没关系啊，又不是跟陌生男人喝。婉喻假如来一句：真的没有喝呀！思娘笑得更大度：哦哟，还难为情啊？小夫妻亲热，思娘只有高兴喽。婉喻若还有话回嘴，思娘就会不高兴了，说怕什么呀？怕思娘跟了你们去轧闹猛呀？我还没有那么贱吧？婉喻到这时简直要给思娘磕头捣蒜了，而思娘还会乘胜追击：你们两口子何必呢？这样把我当成瘟神躲避！放心，将来我就是病得不好动了，也不会麻烦你们的，爬也要爬出去，寻个清静地方去死的！

焉识偶然跟婉喻在客厅里碰上，思娘就会故作惊慌地赶紧从牌九桌前站起，一面满嘴道歉：“对不起对不起，马上就走，一辈子顶怕自己不识相，还是不大识相！”

（摘自《陆犯焉识》（新版），严歌苓著，作家出版社2014年5月出版）

——杨 早

陆焉识在劳改农场的生活状态，他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如果读过20世纪80年代的那些伤痕文学，再加上关于夹边沟，还有干校牛棚的回忆文字，他的遭遇并不算特殊。冯婉喻和她的子女们在上海的生活，她们的遭遇、矛盾和处境，在80年代，类似的文学作品就有很多。以至于在读这部小说的时候，我会觉得，所有里面的人物，都在我上海生活的日子里面，当我在弄堂里面玩耍的时候，曾经遭遇过。

但是这本小说，从头到尾都在讲述一个爱情故事，这个故事，没有声嘶力竭的感情释放，比电影要节制太多。

读到婉喻与焉识的晚年，忍不住酸楚落泪。爱是婉喻多年的安静付出与等待，也是焉识迟来的悔悟与坚守。爱是理解，进而相知相惜。总能回想起失忆后的婉喻站在陆家老宅的楼梯口，等待焉识引领她走入旧时的回忆。爱是个沉重的话题，我想，他们终究是自由的。

还陆持续收获了10多个有影响力的奖项。

这部小说最近被张艺谋改编成电影《归来》。由于巩俐、陈道明等大腕明星阵容，影片很受期待。由此原著小说《陆犯焉识》再次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我们也借此契机推出了新版《陆犯焉识》，新增了精选的影视剧照做插图，并重新设计了更有视觉冲击力的封面。

作家出版社曾多次与严歌苓合作，其几部最具有代表性的长篇小说《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等都是在作家出版社出版。此次出版的《陆犯焉识》是她迄今为止篇幅最长、投放精力最多的一部长篇小说，也是她创作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转型之作。这些年，我们与读者一起，共同见证了一个在胸怀、气象上都让这个时代的文学更为丰盈多姿的天才女作家的不断成熟和飞跃。

严歌苓《陆犯焉识》（新版）编辑手记

□张亚丽